

墓前种蔬菜养鸡，碑文刻错字

部分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堪忧



新华视点

村民老刘劈开杂草灌木，爬上村口的山坡，来到一个宽约4米的小土包前——这是个土墓，隐蔽在乱蓬蓬的草丛中，周围东一处、西一处插着香。

“这里埋着100多位红军和苏区干部群众，长征前牺牲的。”老刘向土墓拜了三拜，“现在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我们心里感到很不安。”

清明前夕，“新华视点”记者在一些革命老区县调查发现，国家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普遍管护得较好，但不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管理不到位。有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有的长期破损无人修复，还有烈士墓前甚至种了菜。

不少红军墓、纪念碑老旧破损 周围杂草丛生

青山处处埋忠骨。从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首次入闽，至1934年长征，在福建牺牲的红军战士多达数万人。官方与民间建设的烈士纪念设施数千座，分散在多地。如今，不少红军墓、纪念碑已是杂草丛生、老旧破损。

记者看到，即便是少数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墓，也出现了大量裂缝、破损，有的甚至塌陷了。当地乡镇干部表示知晓此事，但也无可奈何：“有的墓40年就维修了两次，的确太少了。”

据了解，福建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比较多，仅龙岩市就有零散烈士墓1万多座，较为分散，管理难度大。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纪念设施要保持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但记者发现，不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连最基本的日常保洁也难有保证。

记者在当地一个长眠着300多位烈士的公墓里看到，杂草最高已没过大腿，墓碑之间散落着许多易拉罐、香烛、燃放后的鞭炮等垃圾。

“去年12月已经清理过一次了，没整理之前杂草有一人多高。”这个公墓的负责人说。

随着城市发展，一些原本位于郊区的革命烈士墓渐渐被民房包围。记者看到，一座烈士墓前种了一排芥菜。烈士后人叹气：“前两年还有人在坟头上搭鸡舍，养鸡。”



烈士墓前种上了菜。 新华社发

一处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的纪念碑甚至出现低级错误：150多个字的碑文刻错了三个字，将“连长和战士”写成了“连长河战士”，“浴血奋战”写成了“雨雪奋战”。

一位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土地革命时期除了有战斗英雄，还有大量牺牲的苏区干部、负责通信的革命群众、抗日英烈等，他们的纪念设施建设与管护更难到位。

基层管护缺资金、缺管理

2018年底，福建烈士纪念设施统

一划归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管理，管理经费有所增加，一些曾被破坏、污损的设施已得到了新一轮维修。不过，相对于点多面广的基层纪念设施，这些经费只是杯水车薪，且缺乏长期机制保障。

“如果烈士纪念设施没有被列为县级以上文保单位，只能申请‘抢救型’资金，日常管护资金几乎没有，眼睁睁看着日益破败。”多名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说。

该县包括烈士纪念设施在内的红色遗址中，有不少岌岌可危，但目前只修复了不足十分之一，“只能是有一点钱做一点”。

如果新建或扩建集中安葬区就需要找场所、找资金，于是，一些地方试图将散葬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和管理，但遭到烈士后人或村民反对。并且，现有的烈士陵园也不足以接纳更多散葬烈士。

记者调查发现，烈士纪念设施较多的地区，多是经济并不发达的山区，“只投入、不产出”的纪念设施令基层政府负担沉重，同时，当前的法律也对维护责任缺乏刚性约束。

英烈忠魂不容遗忘

管护烈士纪念设施对于留存红色记忆，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意义重大。记者

走访发现，有的干部不了解当地牺牲红军的事迹，有的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烈士墓，有的纪念馆长期关门……

85岁的三明市明溪县枫溪乡华山村老人余耀兴说：“英烈忠魂不容遗忘。”多位基层干部呼吁，应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加大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力度。

对于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管护难题，基层干部群众建议：政府进行普遍筛查，针对破坏严重的设施紧急修缮，同时制定长远维护计划，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党史专家建议，落实主体责任，明确日常管护单位或人员的法律义务。同时协调管护人力资源，如聘请村干部或村保洁员为日常管理员。也可依托附近中小学负责管理，既维护设施，又能发挥红色教育作用。

此外，专家建议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地方发展规划。记者调查发现，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历史背景挖掘较少，应加强整理和研究，不断丰富深化地方革命史。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抢”死人讹活人，营口“葬霸”太坑人

一起涉黑组织垄断殡葬业案件追踪

实际控制的营口市诚信殡葬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市老边区殡葬服务中心、营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汇成驾驶培训中心、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公益性公墓4家单位常年制作内外两套账，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虚假纳税申报，逃避应缴纳税款8500余万元人民币。

“葬霸”三大套路：“抢”死人、讹活人、骗外人

抢死人。“田久林经常对我们说，不行就打他们（竞争对手）。我们开的面包车里常备有棍棒等打架工具。”该团伙一位成员承认，田久林会派人到营口各医院蹲守，发现有人病逝就去“抢尸”。一次与竞争对手发生摩擦后，田久林团伙以暴力手段殴打对方。

讹活人。一是讹同行，不服软就“出局”。2016年5月，田久林团伙对营口市内一家殡葬网络服务大厅进行多次打砸，致使其开业不满月就被迫出兑；该团伙还派人在殡仪馆门前盯守，发现同行就威胁、打砸。

二是讹从业人员受其控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多数丧户不知道要准备哪些殡葬用品、进行哪些活动，所以殡葬礼仪人员对他们的影响力极大。“为巩固对当地殡葬行业控制，田久林团伙以会费、管理费等名义收取营口市城乡殡葬礼仪人员费用，加强对这一群体控制。如有人反抗，就会被剥夺‘会员’或殡葬礼仪人员资格，禁止从事殡葬行业，取消提成等。”营口市民政事务服务中心殡葬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

三是讹丧户购买天价丧葬用品。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由于田久林团伙多年来非法排挤、打砸营口当地不服从其管理的殡葬用品商户，以致公安机关取证期间发现营口市市区及周边部分农村地区已无

人敢销售骨灰盒。

为疯狂牟取非法利益，当地丧户、殡葬礼仪人员被要求不能自备骨灰盒，有的地区甚至不允许自备棺材，都得高价从田久林团伙处购买。一位在2014年左右入行的执事称：“入行的时候师傅就告诉我，不能自带骨灰盒，就这个规矩。”

骗外人。据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为给自己刷上一层“保护色”，田久林调动资源向社会极力宣扬自己是“无偿帮低收入外来打工者料理后事”“为白血病患者捐款”的“爱心企业家”，并以此等手段骗取“营口市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辽宁省第四届建设者奖章”等荣誉。

殡葬服务业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亟待提升

2020年底，营口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被告人田久林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逃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团伙其他成员也受到相应刑罚处罚。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营口此类案件并非个案。近年来，公职人员在殡葬改革中敲诈勒索群众、涉黑组织成员冒充医院工作人员挟尸要价连环收费等涉殡葬业违法犯罪时有发生。

营口市民政局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引入市场机制的初衷在于平抑殡葬用品价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但却最终被“葬霸”垄断市场，这与相关领域监管力量不足有关。

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吴理财表示，当前一些地方殡葬业发展不规范，畸高的暴利诱使部分企业经营者与

当地殡葬管理部门、医院、殡仪馆等公益机构形成非法利益关联。一些“葬霸”团伙在“保护伞”下得以横行多年。殡葬服务领域的整体法治化水平亟待提升。

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院长何振峰指出，当前殡葬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均有待完善，殡葬管理、服务、价格、丧葬用品生产销售等方面缺乏顶层设计，不符合行业发展需要。

“由于缺乏准入制度，殡葬从业门槛低，从业人员队伍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且总体较低。”何振峰认为，应高度重视殡葬教育工作，加大殡葬行业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为殡葬行业培养具有生命文化理念的高素质人才。

2020年8月，营口市民政部门组织全市殡葬礼仪人员集中培训、考试，考试合格的发放《能力水平评价》证，获得从业资格。

吴理财建议，殡葬服务涉及诸多部门，必须加强部门协同和综合执法能力，民政、工商、公安、卫生、土地等多部门应探索有效合作机制，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管体系。

何振峰建议，应依法完善殡葬服务事项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条件，确立全链条监管，引导各类主体规范提供服务。创新殡葬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新业态，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透明的殡葬服务。同时提升信息化水平，建立殡葬服务机构执业情况定期通报制度，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强化对殡葬服务机构的信用监管。

多名专家还建议，应加大惠民殡葬宣传力度，倡导“厚养礼葬”，加强对陋习的刚性约束，强化殡葬服务保障，让殡葬领域移风易俗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王炳坤、白涌泉、黄庆刚）又到一年清明时。随着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殡葬改革、深化移风易俗，骨灰撒海、网上祭祀等新型殡葬方式为越来越多人所熟悉。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在抱怨天价墓地难以承受的同时，与“入土为安”传统观念接近的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葬，墓地价格低廉却依然难获人们的认同，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传统墓价超过房价，生态墓区来者寥寥

“太贵了！太贵了！”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一处墓地售卖点前，54岁的沈阳市民袁女士面露难色，一旁的爱人不断地对她说：“实在不行别在沈阳买，去周边的铁岭看看吧。”

与袁女士一样，广西南宁市市民梁先生近来寻访多个公墓销售点，了解的价格也让他难以接受。“现在南宁房价大约1.4万元/平方米，墓地都超过4万元/平方米了。”

不修墓穴、不建石碑，将逝者骨灰葬于绿树红花之下，相比传统墓穴，以树葬、草坪葬等为代表的生态葬法不仅节地环保，且售价低廉，但在许多地方生态葬区卖得并不好。

清明节前，记者在辽宁、广西、上海等地一些公墓看到，许多墓园里都多了一片生态葬区。但是与传统白色公墓区域祭祀者，前来参观选购者络绎不绝相比，生态墓区显得颇为冷清。

在鞍山市弘莲墓园树葬区域，成片的油松、云杉、银杏等在微风下摇曳，树木间飘荡的轻音乐让园区毫无压抑感。“埋葬一个人，种下一棵树。”弘莲墓园负责人葛继红说，从事树葬20多年来，弘莲墓园已栽种树木7万多棵，绿化荒山300余亩，“一路艰难前行，至今墓园已埋葬骨灰6000多份。”

而一些近几年才推广生态葬法的墓园则没有这么幸运。在甘肃兰州城郊一座公墓，尽管每份树葬的价格只有4000至8000元，比一旁的传统墓穴低了三分之二还多，但推出两年来只卖出了不到100份，还不到树葬区域的5%。公墓负责人洪先生无奈地说：“没办法，现在老百姓还不认这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伍用文介绍，当前广西已有12个县市开展节地生态安葬，2020年以骨灰撒海、花坛葬等方式，安葬骨灰2457份，比2019年增长了15%。但显然这样的数字与传统葬法相比，还是相当不成比例。

传统葬法仍占主导

“当前，我国生态葬发展在区域间的差别很大。”长沙民政职业学院副教授卢军说，东部沿海地区受土地资源紧张、传统墓穴售价太高，而政府对生态葬法补贴力度较大、百姓思想观念较先进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生态葬推行程度尚可。但在中西部地区，推行效果仍不是很理想。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许多地方都要求每个墓园必须配备生态葬区，一些公墓从行业发展趋势考虑，也由传统墓穴向节地生态葬法转型。以辽宁鞍山市为例，目前生态葬面积占墓园总面积10%左右，“十四五”规划末期，这一比例将达30%以上；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生态葬面积已占到公墓面积的20%以上。

“与国家、企业推行生态葬的强烈意愿相比，市场需求却有些跟不上。当前，传统葬法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撼动，”卢军说。

“人们很重视入土为安，现在接受生态葬的人相对较少，普通家庭仍偏向传统墓葬。”广西登朝岭生态墓园卢经理认为，部分人仍存有“厚葬”观念，认为通过传统墓碑祭祀，才能寄托哀思，体现孝道。南宁市民覃先生就说，他还是倾向传统墓葬，这不仅是一种仪式，也是精神寄托。“当我想祭拜的时候，总得能找到一个祭拜的地方吧。”

此外，一些殡葬商家赚取暴利的经营模式，也在固化人们的传统殡葬观。“比如有的公墓雇请花圈店、风水先生等帮助推销，这些人为了提取高额回扣，自然会推荐高价墓地。而丧户既然多花了钱，也偏向于见到更多实物。”一位生态树葬从业者说。

葛继红介绍，直至今日，殡葬行业暗箱操作，殡仪师鱼龙混杂，有的甚至宣扬封建迷信的现象还未消除，这仍在助推百姓盲目消费，进而使得传统殡葬大操大办的风气迟迟难以消除。

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业内人士认为，殡葬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针对一些地方在豪华殡葬上的攀比倾向，葛继红认为，相关部门可出台更多刚性规范约束。比如可规定新建公墓不允许建设永久性建筑，不允许建造钢筋、混凝土的人造景观，必须配备一定比例的节地、生态葬区等。“此外，国家在审批新公墓时，指标更多向环保型、绿色型墓园倾斜，尽量减少新建白色公墓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

同时，管好殡仪师这一关键群体也很重要。辽宁省殡葬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作为直接跟丧户接触的一线从业者，殡仪师对百姓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觑。“目前，多数地方的殡仪师群体普遍存在人员流动性大、无正规培训、素质不高等问题，他们在服务中的种种乱象，直接影响着国家倡导的阳光、绿色殡葬。”这位负责人说，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从完善落实法规和制定行业标准入手，建立从业人员档案库，提高准入门槛，督促殡仪师等殡葬服务人员加强自律。

此外，加强市场端创新和优质产品供给同样重要。卢军认为，殡葬简办并不等于简陋，一方面，生态墓地可以建设成为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载体，以庄严肃穆而不失典雅温馨的环境，让逝者家属感受到生命回归自然。另一方面，公墓要加大符合人们文化品位和精神需求产品的供给，节地生态葬法尤其要在庄严感和仪式感上有更高标准，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如果该实行的政策和服务都到位，那么生态葬肯定会叫好又叫座。”

抱怨墓地贵却不愿生态葬，怎么办？